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期待每个黎明

王林梅 著 一个特殊女兵的生命叙事

非常生命的非常故事

在这个世界上流动的最后一

哪怕他带我去天涯海角

就这样希望大地出现

最美的时光

像飞一样奔跑

十五岁的女生当兵啦

我生命中那些亲爱的人们

他们和我一起对抗死亡

一个无法行动的人看见了大海

世界同样辽阔

期待每个黎明

Q I D A I M E I G E L I M I N G

王林梅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期待每个黎明/王林梅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5.3

ISBN 7-5033-1797-3

I. 期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1592 号

书 名: 期待每个黎明

作 者: 王林梅

责任编辑: 姜念光

装帧设计: 胡 炼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**邮编: 100035**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 bta. net. 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7.5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97-3/I·1394

定 价: 1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序 一

生命之书

刘学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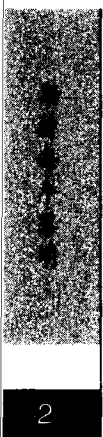
“死，是对生活的拒绝，活，是对生活的回报。”这是王林梅说的话。一位除了能支配自己的意识，除了头，肢体任何部位都不能自如活动的姑娘，用行动阐释着这句话。

二十九年了，面对人生的狭缝，生活的苦海，命运的炼狱，王林梅没有退缩，而是勇敢地进行着抗争，生活中的她坚强并且美丽！

我是王林梅的战友和同乡，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。王林梅是1973年元月从唐山特招的女兵之一，那时的王林梅才十五岁，人长得漂亮，体育很好，擅长短跑与篮球。聪明能干的她新兵训练结束被通信科选中，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通信载波员。

1976年，这是一个震荡不安与多灾多难的一年。正是这一年，厄运没放过正当花季的王林梅，从成都返回唐山探亲的她赶上了唐山大地震。几秒钟，一座好端端的百年城市变成了废墟……那年，王林梅十九岁。

二十九年了，王林梅靠什么坚强地活下来？翻开王林梅



用心血和思想写就的这些文字，相信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。

真情而不做作，实感而不虚幻，充满对世界的感怀与对亲朋好友的感激，这是王林梅作品的一大特点。

读王林梅的作品，我的心时常被感动，仿佛进入女主人公艰辛坎坷的生活经历，为林梅的不幸而流泪，为林梅的顽强而折服。王林梅身残而心不残，拥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，这体现在对丈夫 P 的宽宏大量上，她为了丈夫的幸福而主动提出离婚；体现在对他人的关怀上，当得知一个读者有轻生的念头时，她连夜回信劝慰，终于让其迷途知返，重燃生活之火；体现在她对医生、护士及家中保姆的特殊感情上，王林梅在《保姆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如果没有众多来到我身边的保姆们，我或许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对于她们，不是简单感激两个字了得。”

文章是要有灵魂的，王林梅的作品是灵魂的写照，富有感染力，她用二十九年的病榻生活诠释了生命的顽强，并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亲情友情，回报关心她的这个社会！

对于和厄运抗争了二十九年的王林梅来说，我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，王林梅，不愧为一名坚强的战士，用生命的顽强和不屈服为所有的人上了一课。而将要出版的这本书，则是林梅用漫长的忍耐和久远的坚持写下的关于生活、关于爱、关于生命的书。这本书是写给她自己的，也是写给所有健康的或失去健康的人的。在这里，她告诉我们：活着是难的，活着是疼的；但活着更是好的、美的！生命本身的高贵，让活着的每个夜晚和白天都有了无法估量的意义。

序二

意志的力量

于崇润

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一年，通信科分来几个小女兵，当载波值机员。王林梅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她们都很能干，也很活跃。她们的到来，给通信科增添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气氛，我们这些岁数大些的老同志自然都十分喜欢她们。

当过兵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一来部队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整理内务，打扫卫生，业务学习，军事训练，连走路都带着小跑，脸上满是汗水，也满是笑容。这几个小女兵也不例外，整日风风火火，急急匆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并没有分出谁高谁低来。直到部队开运动会，王林梅的表现可谓灿烂夺目：六十米、一百米、四百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投掷……她几乎参加了运动会所有的项目，获得的名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一下子，王林梅成了部队的名人。几位领导都问：那个小女兵是你们通信科的？要好好培养。

就是这个争强好胜，样样工作都不甘落后的王林梅，



1974年摄于成都。她已经是两年兵龄的老兵了！

几年后，唐山那场大地震使她成了高位截瘫常年卧床的重残病人，她不仅不能再在训练场上奔跑，不能再在值班室里值机，不能再和大家一起学习、争执、一起喊、一起笑，连生活自理的能力也全部丧失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曾经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的年轻人，只能静静地躺在病榻上，靠别人来协助自己完成所有的生命行为。

千里万里，断断续续地有消息传到部队，说王林梅去了河北邢台的荣军医院，说王林梅已经回到唐山的家里，说王林梅可能要在床上躺一辈子了……都不是能使人兴奋哪怕稍微松弛一下挂念的消息。

最真实的消息是家在唐山的同志探亲回来带来的。

唐山已经重新从废墟上站立起来，可王林梅站不起来了。他们说，王林梅最怕的是感冒，一发烧就没完没了，有一年，感冒发展成肺炎，连呼吸都受到影响，不得已，

只好切开气管，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。说王林梅除了身子不能动，其他都和在部队时一样，思维、情感、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甚至比在部队时还要丰富、活跃。而惟此，才使我们体味到王林梅控制自身的能力有多强，忍受的痛苦有多大，思想的负荷有多重。

那些年，只要看到训练场上年轻战士龙腾虎跃的身姿，我便会想起王林梅来。命运对她实在是过于残酷了。我极力想象一个伤残之人行动的艰难，但无论怎样想象，毕竟只是想象而已。直到我因一场车祸失去了下肢，而我又不甘心一辈子靠拐杖支撑或坐在轮椅上，可谓历尽千百磨炼，用一双假肢缓慢地移动后，才体会到，一个残疾人必须以什么样的毅力和意志，才能支撑自己走好生命的路。

又是若干年过去，我从川中调到京西，不久，便退休在家，这时，我又想起了王林梅。听说，她生活得很坚强，一次次冲过生命的关隘。听说，她的战友和同学围绕着对她的援助，形成了一个十分团结的集体，只要需要，这个集体中的任何一员，都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来到她身边，给她以精神的支持和生活的帮助。

“我要去看王林梅。”我对妻子说。

我站在了王林梅的床前，她望着我，我望着她，眼中都有一团泪光在闪。林梅问我：“老科长，你的双腿累吗？”她是那么善解人意，不说你的断肢，而问腿累不累。我的眼泪终于冲出眼眶。我想说一句：“林梅，你受苦了。”但没有说出，在这样一个坚强的生命面前，一切安慰都是无力和苍白的。

“王林梅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。”一位从唐山回来的同志对我说。

“口述吗？谁给她记录整理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自己写，用电脑。”

我一怔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，她的两臂根本抬不起来，只有右手腕还有些知觉，可她的手都变形蜷缩了，怎么使用电脑？

王林梅真的在写自己的经历，也真的是用电脑。不过，她用的不是手指，而是右手食指的一个关节，她用关节触碰键盘，愣是写下了十多万字。我知道，她只有在向左侧躺时，才能使右臂垂到键盘上。她侧躺的时间，一次最多两个小时，之后，就得翻身，擦洗，再转向另一个方向。一天二十四小时，皆是如此。

对王林梅的决心和行动，我除了惊叹，还是惊叹。

现在，王林梅的书要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。我记下这些文字，算是作为对年轻战友的钦佩和祝贺。这些天，我逢人便说：“坚强的王林梅写了一本坚强的书。”

活着，并且美丽

——本书及其作者的故事

姜念光

自从听到王林梅的故事后，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就紧紧地攫住了我：一个只有头部能活动，颈部以下全失去知觉的人，这二十三年八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是怎样熬过来的？当我面对王林梅时，我却惊讶于她的美丽和年轻，惊讶于她那清澈快乐的眼神，敏捷的思维，从容的谈吐和明媚的笑容。美丽！是的，这是从生命最深处焕发出来的美丽！我想。

一个天色薄阴的午后，走进林梅的居室前，她请我们在客厅稍待片刻。她母亲歉意地说：“孩子要擦擦脸，梳梳头发……”我心头一动，默然良久。

她的居室不过七八平方米，却布置得整齐雅致，墙上几幅喷绘风景画，柜子上摆放着花束，床的对面是收录机和电视机，电话则放在枕边。床头挂着一面镜子，她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脸，自己的眼睛。

“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”

“真像一个梦……”提起那一天，林梅摇摇头，皱着

眉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一声叹息如曾经的岁月一样又深又长、充满哀痛。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回家探亲的林梅住在二楼，和说了许久悄悄话的姐姐睡一张床，另一个妹妹靠墙睡另一张小床。地震的瞬间过后，姐姐和妹妹都惊恐地站在屋子当中，林梅却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一大块墙砖掉下来砸散了床头架，向内倾倒时砸伤了她的颈椎。

父亲惶急地从楼下冲上来，生怕还有余震，连忙和姐姐一起把林梅往楼下抬，母亲则站在楼梯口伸手接应……那一阵的忙乱让这一对年迈的老人至今痛悔不已。

“后来听医生说，这种情况下，不要动她，兴许还能治好。一抬，一动，可能有第二次挫伤……那个时候，咱们不懂啊……”满头白发的父亲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，一生戎马，多少次面对死神都不曾动容，说到这些却已是声音哽咽，两眼热泪。

林梅受伤后的第三天，部队的朱政委赶到唐山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简直不敢相信。他摸摸林梅的头，抚抚林梅的脚，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下流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怎么就伤了林梅呢？……”

在1973年的那批唐山兵中，王林梅是作为极少数的“特长兵”被招走的。她在中学时以体育好闻名，善跑善跳，身轻如燕，十四岁时百米跑既已达十四秒，这是当年唐山市该年龄段的最好成绩，并且一直到1995年才被打破。到部队后，林梅也曾屡次参加比赛，总参三部的体育项目中，女子百米纪录很长时间里由她保持。她还是分部

女子篮球队主力，司职左边锋。“她速度特别快，过人、断球，可灵活了！”同为篮球队员、现在已是唐山中医院门诊部主任的刘文荣，依稀记得林梅当年迅猛矫捷、来去如风的身影。林梅还热爱舞蹈，上学时她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，到了部队，还登台表演过……

在唐山，包括林梅在内，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唐山人，几乎都不愿提到那一年、那一天、那个漆黑的夜晚。当我鼓起勇气询问有关情形时，他们一般都是微微闭一下眼便沉默下来，若我为自己的唐突道歉，他们则会极宽容地看着我，就像林梅此时一样轻声道：“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”

“生命比什么都重要……”

“永劫既成，生活需要什么？”我此后的笔记中写着这样的话，“可能没有人比林梅更明了，那就是：坚强，一切坚强；忍耐，一切忍耐。”

林梅被送进北京三〇四医院治疗，她一直坚信自己能够康复，能够重新站起来。在病房里，她是情绪最好的一个，每天，她清脆的笑语像阳光一样洒满室内，不单病友，连医护人员也常常被她的快乐感染。大家很快都知道，有一个受伤的漂亮女兵住在这里，常会有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和病人，专门跑过来看看林梅。

时间在一天天过去，治疗在一步步进行，而希望却在一点点减少。做颅骨牵引手术，这几乎是治疗脊椎损伤的最后的办法，但林梅的手术却没有收到任何疗效。“颅骨

牵引要在脑袋后面打两个洞……真是太痛苦了！”林梅又皱着眉闭了闭眼。显然，痛楚仍深留记忆中，而这痛楚之中又包含着多么重的绝望的打击！就是从那时起，医生、家人和林梅都放弃了康复的希望。

林梅回忆说：“我知道已经不可能站起来了，所以不抱任何幻想，惟有面对。开始真是难以接受啊……那段时间心情很糟，很久都不能听残疾、截瘫这样的字眼。我想，我才十九岁，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？什么事都要依靠别人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就只能躺在屋子里，真是觉得活着既没有价值，又没有意思，只能给别人添麻烦……悲观的念头时不时会冒出来。但是，我还是活下来了，我说不出什么道理，就是觉得活着是好的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……”

那些天，母亲一直陪在她身边，几乎天天以泪洗面。老人说：“林梅看到我流泪就说我，哭什么呀，哭就能哭好？我心想，别人家这么大的孩子，还找妈妈哭呢！我们林梅这么要强、乐观，我这当妈的还要孩子来劝？我也不哭了……”

1979年，林梅按规定退出现役。尽管这已在意料之中，她还是伤心地哭了一场。此后，她被送到邢台的一家地方疗养院。那里条件有限，房子小，窗户也小，既压抑又阴暗。在三〇四医院时林梅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，来到这里，她仍旧坚持了下来。她请人把书支在脸前，以使用下巴和嘴唇翻动书页。在暗淡的光线中，她一行一行，一页一页，读完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记》……

那天刚开始采访时，我打开了录音机，说了几句林梅停下来：“对不起，我有点儿不习惯，把机子关掉，我们就这么聊好不好！”她的脸红了，有些羞涩。

于是，我们开始轻松地聊天。我想：对于生命和生活，她的感受那么细致清晰，似乎比其他人更切近那些本真的东西。

“快乐本身是一种选择！”

从邢台回到家中时，林梅的视力已经很差，她不是不减少读书，更多地看电视和听广播。我们交谈时，她兴致勃勃地品评着电视栏目、主持人、歌星们和他们所唱的歌曲。偶尔有电话打来，她让我把话筒放在她的脸侧，同里面的什么人打着招呼或笑谈什么事情——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不比别人少。

“你为什么有这么快乐……”话一出口，我发觉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。

林梅不介意地笑了：“其实我天生是个快乐的人。像我这样的情况，别人总是认为你挺难受、挺可怜的，但是谁会真喜欢一个整天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的人？你快乐，周围人也会快乐，更愿意和你打交道。再说，愁有什么用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其实，快乐本身是一种选择！”

我注意到林梅特别在乎自己的形象，总是把头发收拾得恰到好处，床头枕边决不凌乱，室内物品的摆放处处显示出刻意和精心。开滦矿的摄影师孟顺生记得，他给林梅

拍了几张照片，林梅一张张比较着、挑选着，最后选中一帧，说这张比其他的好些……

一切在常人看来纯属琐碎的事情，对林梅来说，就是不简单的事情了。她努力地进行着，这努力，源于她对生命、对生活的无比热爱。二十三年来，她一直保持着刷牙的习惯；二十三年来她卧床不起，却没有生过褥疮；她凭着坚忍的毅力跟电视学习，两年后便能轻松地辅导侄儿的初中英语；她记忆力超人，数字及人名几乎过耳不忘；她靠这种能力记住了洗衣粉生产技术及生产程序，请了两个下岗女工来开办家庭工厂。她对她们说：“失业，下岗，是挺困难的，但也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……”

终年卧床，林梅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，想得心疼、心慌。战友们问她想去哪儿，她说：“想去看海。”大海，那是最自由的元素啊！战友们开着车来了，带着担架、轮椅。那天，战友们抬着她，推着她，引得全海滩的游人都投来目光。众人惊讶的是她的美丽和欣喜自若，他们不知道林梅的经历，但那种情景肯定会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。

在与林梅的交往中，我常常忽略她的身体状况。我被她的情绪感染，被她的神情和言谈吸引，总有一种错觉挥之不去，似乎她随时都可以盈盈起身，迎候友人或者赶赴聚会，和别人一道汇入城市的人流里。

那天告别林梅出来，已是夜幕四合，走上大街，路灯像一颗颗太阳，给周围的建筑披上一层和煦的光辉。刹那间，我心中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，一股久违的热流几乎涌

出眼眶。我是第一次来唐山，和其他城市相比，它显得极其平实，缺少那种现代的富丽，但是在那一刻，我爱上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

“生命和希望是可以永远不息的……”

之所以来寻访和讲述林梅的故事，并不是因为它的新闻价值——按照我熟知的社会标准，林梅几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公众人物。她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事迹或事业，也没有著作，更没有鲜花、掌声和荣誉，她只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力量，默默地、几乎不为人知地活着。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、诗人程步涛和唐山报告文学作家王立新，大概是最早关注林梅情况的人。他们认为：社会在变革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许多人对生活感到茫然，不知道明天和未来会怎样，社会心理中缺少一种有支撑力的东西。应该把活着并且美丽的林梅告诉给更多的人，让人们知道，不论现实如何艰难、痛苦，生命和希望是可以永远不息的，它可以这样坚忍、热情，可以这样尊贵、美丽！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一行数人去看望林梅。中途我们走进街边一家名叫“花无缺”的鲜花店。卖花的小姑娘惊奇地看着几个衣着整齐的军人，问：“是买花吗？送给什么人？”

“送给我们的战友，一个漂亮女兵，她是你们唐山一个了不起的人。请给我们准备一束最漂亮的……”

小姑娘一边动手忙碌，一边好奇地问着。我们简单地讲了林梅的情况。小姑娘听明白后从花朵中抬起头，亮亮地忽闪着眼睛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插一束最好的花！”

我们看她精心地准备，认真挑选出每种花中最大最艳的那一朵，注意到她在我们付款后仍不停手地往花朵上添加玫瑰、金菊和星星草；而刚才，她还与另两个买花的年轻人斤斤计较呢。临走时，小姑娘对我们说：“什么时候，我也要去看看林梅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在林梅的生活中，有许多人给过她关怀和帮助。尤其是她昔日的战友们，虽然如今星散各地，但每逢节假日，总有不少人来看望她，或者从远方打电话问候。唐山的、北京的、上海的、南京的、成都的，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当中，林梅是他们谈的最多的一个人。

“王林梅基金会”已经成立几年了，并且筹集了数十万元资金，但至今仍只为小范围的人知晓。曾经有媒体要报道这件事，也被他们婉言谢绝。负责具体工作的是目前供职于唐山市档案局的王金国，他说：“这个基金会不算是正式的，也不是社会公益事业。战友们只是想这样做有意义，可以力所能及地给林梅一些帮助。”据他说，外地的战友也很关心林梅，成都的“王林梅基金会”也已经成立。

民政部门对林梅也是关照有加，具体负责的唐山市路